

增補曾胡治兵語錄註釋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印

增補曾胡治兵語錄註釋

序一 徐序

蔡公松坡，治滇軍時，訓練之暇，摘曾胡言克稱法異者，附以己見，彙成一帙，名曰曾胡治兵語錄，人爭豔之。蔣公介石，從增補而益以左季高之言，印頒各省，俾海內人士，恍然成敗利鈍之源，以爲治國治軍之徵，韓昌黎曰：莫爲之先，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聖弗傳，比物此志也，源泉循誦再四，竊以吉光片羽，事固足珍，而奧旨深文，理或難喻；因延費君怒春，詳註而演繹之，庶事理昭然，使讀者遇於目而不滯於心焉。越十餘月書成，將付梓，囑余序於端。余不禁喟然嘆曰：古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是也。然言之重輕，功之大小，恆視其道德厚薄爲準，德厚者功或懋焉，言或傳焉；再厚者，再懋焉，再傳焉；等而上之，愈演愈達，遞而下之，倏興倏滅。夫天之生人也，雖權衡於冥漠而不可解，而起羣軼衆，開物成務，卓卓人寰者，大抵山川靈秀之所鍾。譬諸吾楚，巫峽峙於西，衡嶽聳於南，左江漢，右洞庭，礪砢渾淪之

氣，抑鬱勃發，鍾於物則梗楠梓杞，魁然棟梁之材，鍾於人，則文武聖神，巍焉宇宙之表，上觀往古，神農教稼，鬻子傅周，李耳授經，鷁冠明道，靈均爲騷客之祖，武侯兼軍政之長，應山氣骨，膽輕蝮蛇，江夏將才，威怯胡馬，積數千年地理上歷史上之浸潤培植，相蘊相盪，至辛亥而有武昌首義之舉，則左氏所謂惟楚有材，晉實用之，胡文忠所謂天下有事，楚人當之者，信不誣也。今何如乎？學術龐雜，人心陵夷，仰觀俯察，慨焉不知身之所寄，欲使澆風未俗，一變而羣入大中至正之塗，設非淬勵精神，誠信相感，有以束天下之心，靜天下之氣，徒侈口而談治功，吾恐商輅馳河，螳臂當車，其敗有立見者。故自李合肥以牢籠駕馭之術施諸政治，謂胡自矜，沈幼丹尤而效之，袁項城復師其才智，竊取政權，相習成風，曾胡諸公之德，浪焉以蕪，國途每况而愈下。源泉軍人也，少未嘗學問，輾轉戎馬之間，間嘗取其書而讀之，始知會以學勝，左以識勝，胡以才勝，其得於天者雖有淺深盈虧之不同，而其以作人爲作事之本，爲道立爲政之基，運其誠篤樸潔剛毅果斷之心，法張江段之餘核名實，推

腹九軍，則殊塗而同歸。故左勳沉浦，曾不以爲寡情；胡敬春還，曾不疑其異志；曾罷次青，左胡不責其忌才，其開誠布公，爲何如也哉？左季高曰：天下事那一件不是樸拙人做成，又那一件不是機巧人弄壞，傷心哉是語也！今日局勢，樸拙爲之乎？機巧爲之乎？是在人之自辨耳！吾願洛誦之孫，舉蔣公是誓，簡點揣摩，三折肱而九折臂，步武曾胡諸公之精誠，彌中彪外，抓癢剔蠱，有權術而不用，有才智而不矜，抱樸以弭天下之浮餒，秉正以消彌地之妖氛，不驕不吝，無憚無縮，各循循規矩範圍之內，甯受天下之愚名，不受天下之智名，甯爲古今之拙人，不爲古今之巧人，則言從德出，功從德樹，天道至公，豈吝曾胡之復生？成甌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孟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以彼例此，今人豈遠不古若耶？源泉蓄此意久矣，故因費君之請而書之簡端云。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一日黃崗徐源泉序於岳口軍次

序二 自序

曾胡左諸人，以儒林之身，統帶士卒，立功疆場，佐清中興，其豐功偉業，載在史冊，赫然振耀古今，其治兵也，不孜孜於攻城略地，而以道德相標榜，砥礪名節，躬體力行，卒能戡定洪楊，澄清寰宇，豈洪秀全楊秀清石達開李秀成韋昌輝諸人之才略真有所弗若耶？其所尚各有所不同耳！

晚近以還，國家多故，戰亂相循，全國兵力，達一百萬以上，然皆功利相尚，去古過遠。蔣總裁有鑒及此，取松坡先生曾胡治兵語錄而增補之，並益以左季高之言，成增補曾胡治兵語錄一書，以爲治軍治國之準則，其用心至爲深遠也。

徐克成軍長，治軍數十年，所以教練官兵者，莫不與古脗合，是以戰無不勝，攻無不取，某日，出增補曾胡治兵語錄一卷，飭詮釋而發揮之，俾本軍官佐，得以陶鑄其間；蓋不獨爲治軍之圭臬，以之處世輯民，又安往而弗適哉？

怒春爰不揣譾陋，旁搜遠引，詮而釋之，固不足闡明其萬一，但藉以省讀者翻閱

典籍之勞，或庶幾也。

再本書編纂，費時十餘月，參考書籍數十種，訂正原版錯誤十餘處，得吾友王君知生盧君東生陳君青之鄭君生趙君宣陔幫助或指示之處甚多，稍免背謬，然篇中錯誤，仍所不免，除對上述各君，表示謝意外，尙希海內聞達，隨時匡正，庶臻至善也。

二〇，九，十六。怒春序於武昌軍次

原序

太平天國之戰爭，爲十九世紀東方第一之大戰，太平天國之歷史，爲十九世紀東方第一光榮之歷史，而其政治組織與經濟設施，則尤足稱焉。余自幼習聞鄉里父老所談，已心嚮往之，吾黨總理又常爲予講授太平天國軍戰略戰術，及其名將李秀成陳玉成石達開等治兵安民之方略，乃益識其典章制度之可儀，因欲將當時之軍事、政治、經濟、社會、各種紀錄，搜羅研鑽，編纂太平天國戰史，庶幾使當時革命之故實，諸傑之經濟，得垂永久，而不爲前清史臣一筆所抹殺。余既發願爲此，十餘年來留心於太平天國有關係之中外著作，不遺餘力，獨惜材料缺乏，事實不詳，而又不能得一系統之書，以資參考，乃不能不於反太平天國諸書，如當時所謂滿清中興諸臣曾胡左李諸集中，反測其對象。辛亥以前，曾閱曾文正公集一書，然其紀載，僅及當時鄂贛蘇皖中一部分之戰事，其德如浙如閩如川如貴州兩廣，與夫北方諸省之戰史，皆非所及。且其所著述，皆偏重清軍一方之勝利，而於太平天國之史料，則十不得一二，因是戰史

之編纂，無從着手，洎乎民國二年失敗以後，再將曾氏之書與胡左諸集，悉心討究，不禁而歎胡潤之之才略識見，與左季高之志氣節操，高出一世，實不愧爲當時之名將，由是益知其事業成敗，必有所本也。夫滿清之所以中興，太平天國之所以失敗者，蓋非人才消長之故，而實德業隆替之徵也，彼洪楊石李陳韋之才略，豈不能比擬於曾胡左李之清臣，然而曾氏標榜道德，力體躬行，以爲一世倡，其結果竟能變易風俗，挽回頹廢，吾姑不問其當時應變之手段，思想之新舊，成敗之過程如何，而其苦心毅力，自立立人，自達達人之道，蓋已足爲吾人之師資矣。余讀曾胡諸集既畢，正欲先摘其言行，可以爲後世非臬者，成爲一書，以餉同志，而留纂太平天國戰史於將來，不意松坡先得吾心，纂此治兵語錄一書，顧其間尙有缺條，爲余心之所欲補集者，雖非治兵之語，而治心卽爲治兵之本，吾故擇曾胡治心之語之切要者，另列一目，兼採左季高之言，可爲後世法者，附錄於其後，非敢擅改昔賢之遺集，聊以增補格言之不足耳。噫！曾胡左氏之言，皆經世閱歷之言，且皆余所欲言而未能言者也。其意切

，其言簡，不惟治兵者之至寶，實爲治心治國之良規，願本校同志，人各一編，則將來治軍治國，均有所本矣。他日者，太平天國戰史告成，吾黨同志，更能繼承其革命之業，以竟吾黨之全功，而無愧爲吾黨後起之秀矣。吾同志其勉旃！蔣中正序於廣東黃埔陸軍軍官學校，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

增補曾胡治兵語錄註釋目錄

第一章	將材	一
第二章	用人	三〇
第三章	尙志	四六
第四章	誠實	六五
第五章	勇毅	九五
第六章	嚴明	一二四
第七章	公明	一四〇
第八章	仁愛	一五九
第九章	勤勞	一七三

第十章

和輯

一九二

第十一章

兵機

二〇五

第十二章

戰守

二三八

第十三章

治心

二五九

第一章 將材

帶兵之人，第一要才堪^①。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②。受辛苦。治兵之才，不外公明勤，不公不明，則兵不悅服，不勤，則營務鉅^③。細，皆廢弛^④。不治，故第一要務在此；不怕死，則臨陣當先，士卒乃可効命，故次之；爲名利而出者，保舉稍遲則怨，稍不如意則怨，與同輩爭薪水，與士卒爭毫釐，故又次之；身體羸^⑤。弱者，過勞則病，精神短乏者，久用則散，故又次之；四者似過於求備，而苟闕。其一，則萬不可以帶兵，故吾謂帶兵之人，須智深勇沉之士，文經武緯^⑥之才，數月以來，夢想以求之，焚香以禱^⑦之，蓋無須臾^⑧。或忘諸懷，大抵

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①。

【註】(1)堪，能夠的意思。(2)耐，忍耐也。(3)鉅，大也。(4)弛，緩也，廢弛是把事務不作的意思。(5)羸，作弱字解。(6)闕，空虛也。(7)直者爲經，橫者爲緯。(8)禱，求也。(9)頃臾，是頃刻之間。(10)恃，依賴也。

【釋】帶兵人條件有四，第一要有治民之才，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於名利，第四要吃得虧苦。爲何要有治民之才？因帶兵人，最要公明勤，能公正廉明，纔能使兵士悅服，能勤快作事，營務才不致於廢弛，有如此治民之才，纔能治兵，這是第一條件；爲何要不怕死？試問人若怕死，何能衝鋒臨陣？帶兵人怕死，何能教士卒効命？所以不怕死是第二條件；帶兵人，祇有爲國犧牲之義務，實無權利之可言，如果爭權奪利，稍不如意，便存非非之想，結果定要失敗，所以不急急於名利，是帶兵人之第三條件；身體羸弱，當然

不能過勞，精神短少，亦易於疲乏。帶兵人，要有生龍活虎之精神，纔能駕駛意如，否則百事廢弛，故耐得辛苦，是帶兵人之第四條件，四個條件，缺一便不能帶兵，但四個條件，如何方能養成？大抵有忠義血性之人，四個條件，均可俱備，有忠義，才能公能明，能勤，能不急急於名利，有血性，才不怕死，才能耐受辛苦，所以忠義血性是帶兵人養成之源泉，古名將如關羽岳飛之流，均不外此四字。

帶兵之道，勤恕^①廉^②明，缺一不可。（以上曾語）

【註】（1）恕，推己及人也。論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2）廉，是廉潔的意思。

【釋】帶兵之道，只有勤恕廉明，纔能整飭營務，服悅兵心。蓋勤者勤快之意，帶兵人懶惰，營務必廢弛，軍營中，人數衆多，日日整飭，尙恐有疏忽之處，遇事敷衍，傾覆必多。恕者，推己及人之意，天下之人飢也，猶己飢之也，

天下之人溺也，猶己溺之也，方爲領袖人物態度，如部下飢寒，帶兵者毫無動於中，如秦人之視越人肥瘠，則部下猶有爲之效死者乎？所以帶兵人必須處處在部下身上著想，則部下感動，樂爲之用矣。廉者，不愛財之意。帶兵之人愛財，勢必剋扣軍餉，弊端百出。明者，賞罰嚴明之意，帶兵人，是非不明，賞罰不公，決不足以激厲士氣。以上四者，在帶兵人必俱備之條件，故曰缺一不可。

良心氣性

求將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氣，有智略。①

【註】（1）略，謀略也。

【釋】有良心，才能感動部屬，使士兵悅服，樂爲之用；有血性，才能不顧一切，犧牲一切，獲得最後的勝利；有勇敢，才能殺敵致果，臨陣不怯；有智略，才能設謀定策，決勝千里，胸有成竹，臨陣自不亂。

浩氣舉事

天下強兵在將，上將之道，嚴明果斷，以浩氣①舉事，一片肫。

誠，其次者剛而無虛，朴而不欺，好勇而能知大義，要未可誤於矜。橋。虛浮之輩，使得以巧飾。取容，真意不存，則成敗利鈍之閒，顧忌太多，而趨避愈熟。必至敗乃公事。

【註】（1）浩，大也，浩氣，是浩然之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楊繼盛詩：浩氣歸太虛，丹心照千古。（2）肫，懇摯貌。（3）朴，與樸同，質樸樸實的意思。（4）自己說自己好曰矜。（5）橋與驕通，和矜字一樣的解。（6）飾，物既成而加以文采的意思，所以又作假託解，如飾辭，飾說，巧飾就是以花言巧語欺飾主人以求取容。（7）忌，憚也。（8）精詳曰熟，國策，願王熟慮之。

【釋】兵強在將，乃巔仆不破之名言，將不得人，營務廢弛，百事不舉，焉能殺敵致果，上將之道，嚴明果斷，以浩氣舉事，一片肫誠。為何要嚴明果斷？蓋不嚴不足以御下，不明不足以服衆，不果斷不足以處理軍務，易誤戎機，爲

何要以浩氣舉事，帶兵人在能知其大者，不必枝枝節節，認定某事可作，馬上就作，再思可矣，不必過於疑慮，所謂以浩氣舉事。爲何要一片肫誠？帶兵人以真誠待人，然後人樂爲我用，而能得其死心，否則外面雖似服從，而內心則惡感甚深，必至敗事，但上將之選，至爲難得，無已，則只有求其次者，剛而無虛，朴而不欺，好勇而能知大義，雖不能應上將之選，亦不失爲能將，然不可誤聽於驕虛浮輩之諂言，使他們得以巧飾取容，彼等俱狡猾萬分，沒有一點真意，作一件事，便有私意存乎其間，成敗利鈍，顧忌太多，遇事避趨，結果一定敗事。

將材難得，上駟之選，未易猝求，但得樸勇之士，相與講明大義，不爲虛驕之氣，夸大之詞所中傷，而緩急卽云可恃。

【註】（1）駟，音四，一車四馬也，古人駕車，皆用四馬，兩服兩駟，故謂之駟，上駟，謂駟之最良者，以之喻上將也，（2）猝，急也。